

文化关注

“关氏谱牒特展”中的“家国同构”

□记者 王捷 文 朱超逸 丁 图

“家之有谱，犹国之有史。”谱牒，记录了血脉谱系渊源和家风家训传承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。

今年清明节假期，“忠义传家·牒载千秋——关氏谱牒特展”在解州关帝祖庙崇圣祠开展，系统梳理了关氏家族的繁衍脉络与迁徙轨迹，也让关公“忠义仁勇”精神有了更坚实的依托。这不仅是一次关于家族溯源的集中展示，更是一场探寻“家国同构”精神密码的传承之旅。

追根溯源，解锁关氏千年源流

关姓源流多元，以汉族古姓为基础，融汇了北方民族血脉，汇聚成枝繁叶茂、底蕴深厚的庞大宗族。武圣关公，更将关姓从一家一姓之符号，升华为承载“忠义”精神的文化图腾。这一精神深植家族血脉，影响着关氏的宗族建构和文化认同。

这也让此次的关公谱牒特展应运而生。“这次展出的谱牒有150本，涵盖98个支系，足迹涉及山西、河南、湖北、福建、广东等近20个省份。”运城城市解州关帝庙文物研究所所长、关公文化研究院院长傅文元介绍，“我们把各地的族谱收录后，能够清晰地看到关氏后裔的播迁路径，关氏后裔从运城常平一脉分散到全国乃至全球，通过血脉传承关公的忠义文化。”

一份份珍贵的谱牒，成为串联这份千年印记的核心纽带和文化窗口，带领参观者穿越浩瀚典籍，溯源千年宗脉。

特展中，崇圣祠一侧的巨幅《关氏宗族源流总图》脉络纵横、支系分明，介绍了关氏后裔自夏代始祖关龙逢开始，到圣祖关公，再到关平、关兴、关索一脉至明清时期的族脉源流，清晰呈现了关氏家族的深厚底蕴。展厅内，谱牒文献整齐排列，每一页泛黄的纸张、每一行工整的墨迹，都是关氏家族血脉延续的见证和忠义精神代代相传的载体。

此次特展将作为一项基本陈列展，长期在崇圣祠展出。傅文元说，崇圣祠供奉的是关公先祖，承载着关氏家族祭祀与文化遗产的深厚使命，展览选址于此，正是依托其独特的文化底蕴，通过族谱这一珍贵载体，追溯关氏家风家训的千年脉络，展现关公“忠义仁勇”精神在家族传承中的绵延不息。

情感链接，家国情怀具象呈现

特展共有三部分，解读了关氏家族“慎终追远”的智慧与“忠义传家”的家国情怀。

第一部分是“问祖寻根”，追本溯源，通过文献典籍、历史遗迹、文物资料等，系统探寻和梳理关姓的历史由来与发展脉络，完整呈现关氏自得姓肇始、河东发祥至形成完整宗族体系的历史进程。

第二部分是“开枝散叶”，通过家乘、族谱、宗祠等，展示关氏族人繁衍、播迁的

历程。他们或带着河东根脉的印记，或因守护陵墓，在河南洛阳、湖北当阳落地生根，或因宦官任职、战乱避祸、商贸往来等，从祖居地向外辐射——北上燕赵、南下岭南、东向齐鲁、西至巴蜀，逐渐在全国多地形成聚居群落，乃至走向海外，在新的土地上续写家族故事，彰显关族从“一脉聚居”到“多地扎根”的血脉韧性与生命活力。

第三部分是“忠义传家”，以关氏祖训家规、历代先贤杰人为重心，彰显关氏“忠义”薪传这一千年不衰的精神内核。夏大夫关龙逢，以犯颜直谏为关氏融入“忠”的基因底色；汉夫子关云长，在“忠”骨里又铸进“义”的侠气血性——两位先贤立下的精神坐标，成为关氏家族“忠以事国，义以持身”传家继世的生动实践和世人追慕不已的行为准则。

透过展览我们看到，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关氏谱牒，或为手写孤本，或为刊刻印本，既有清代珍本，也有现代修订本，版本多样、内容翔实，不仅清晰记录着关氏族人的世系传承，还留存了迁徙历程、家风家训等珍贵信息。这些谱牒见证了忠义精神在不同地域、不同时代的传承，勾勒出一幅从河东辐射全国乃至海外的关氏宗族发展画卷，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“家国同构”的精神内核更加具象。

薪火相传，文物活化创新表达

值得一提的是，展区还特别设置了数字化互动屏幕，运用科技将所有族谱资料系统收录。观者只需轻点屏幕，便可便捷查阅各支系脉络、家族典故与先贤事迹，让古老的家族文脉在指尖鲜活流转，也让传统忠

义家风以更生动的方式走近大众。

“我们希望展览能让关姓从一家一姓的符号，升华为承载忠义精神的文化图腾，这也是我们持续深耕文物保护基础性工作、深化关公文化系统性研究、推动文化遗产创新性活化利用的一个重要举措，我们有必要将关公精神更好地呈现给所有游客。”傅文元说，“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关氏后裔加入，对其进行补遗完善。”

关氏家规家训，是“忠义”精神落地生根的具体载体。这些镌刻于谱牒、传颂于庭训的规范，将崇高的道德理念细化为日常行为准则。其内容以“忠国孝亲”为纲，倡导“心存君国，事必竭诚”；以“义恕交友”为目，要求“重然诺，轻财利，和乡党”；以“律己向善”为基，告诫“务正业，戒非为”。这些训词，深刻塑造着关氏族人的品格选择，使忠义精神跨越时代，薪火相传。

特展的举办，不仅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、宗族与民族的文化桥梁，让关氏后裔得以追根溯源、凝聚情感，也让广大观者在品读谱牒中“对国以忠、待人以义”等精神的同时，更加明白“家国同构”的深层含义，那就是家族和国家在结构、文化、精神追求上的同构。这种家国一体的理念，在代代相传中绵延不绝。



河东风物

薛瑄故里 明代古井

□记者 薛丽娟 文图

踏入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，古庙、古宅、古树错落，薛瑄故里的古意扑面而来。行至巷中一座不起眼小庙，带路的薛吉生老先生介绍，此处原为井亭。

他记忆里，儿时喝的便是这口井的水，可惜新中国成立前后井亭倒塌，只剩一片废墟。后来他回乡，念及此处曾有古庙，地下或留有古物，一番挖掘后，果真发现一块碑，碑上赫然刻着“大明凿井记”。他深知此碑珍贵，便提议重建井亭，并将碑嵌入墙中，妥善保存。

这方井碑，记录了一段凿井往事，更映照着明代晋南乡民为一瓢清水、以家族之力执着付出的温厚人文。

三代传仁孝 一泉济乡邻

晋南多黄土台塬，万荣一带尤甚。千百年来，水是这片土地最稀缺、最珍贵的资源。在没有现代水利设施的年代，一口井就是村落的根，维系着族人的生息繁衍。平原村的这口古井，便承载着一段以三代之人之心、凿一方甘泉、惠泽乡邻的动人故事。

石碑额题“大明凿井记”，正文360余字，撰文者是明代理学大家薛瑄的六世孙、时任乾州学正薛惟谦，书丹者为本府候缺吏薛学。碑立于明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），距今已近500年。

碑文开篇便点明，“井以汲水养之义存焉”。水井的价值，本就在取水养民、泽润一方，短短一语，道尽黄土塬上百姓对水的敬畏与珍视。

明嘉靖四年冬日，寒风卷着黄土，薛氏族中长辈薛进（字向善），一心筹划凿井，却不幸病逝，未能如愿。其子薛盛（字如愚），秉承父志，主动捐地出资，在严寒中启动凿井工程。从当年十二月初三到次年二月十一，历经两个多月顶风冒寒的辛劳，画书营缮、全力施工，终于在厚重的黄土下，凿出一脉甘泉。遗憾的是，长期劳心劳力的薛盛，竣工后也因病离世。23年后，薛进的幼子薛盈（字如虚），感念先辈仁孝善举，特意请薛惟谦撰文立碑，将这段凿井往事刻于青石之上。

碑文特别记述，这口井不是一家一姓的私产，而是惠及乡邻的公共福祉。“乡邻之来汲者，任其便而不禁其烦，又义之所在也。”一汪井水，承载了乡野间最朴素的道义。

薛进谋井存仁心，薛盛承志尽孝道，薛盈立碑显友悌，开井济众彰大义。仁、孝、友、义四种美德，尽数凝聚在这口井、这块碑之中，垂范后世，以教乡族。

清流滋庶野 儒学润民心

从这口古井，可窥见明代晋南乡村真实的民生图景，以及河东薛氏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色。

平原村为理学大家薛瑄故里，薛氏世代传承“文清公”经世致用、仁民爱物的理学思想，不尚空谈，重践行，以学问造福乡梓。作为晋南名门望族，河东薛氏素来以儒学传家，热心乡里公益。碑文所倡“井以汲水养之义”，正是薛瑄理学思想在民间的生动落地。

在干旱缺水的黄土塬上，凿井绝非易事。一镐一锹刨开坚硬黄土，一寸一尺探寻地下水源，不仅耗时费力、艰辛异常，更磨心志。然而，薛盛甘愿施地捐资，不计私利；薛氏族人共同守护，共享甘泉，正是儒家“大同”理念在乡间最质朴的体现。

一口井算不上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却让乡人不必再跋山涉水寻水，让老人孩童在家门口就能汲得清泉。朴素的善意，远比华丽文辞更打动人。

观此石碑，不仅书法端庄工整，更真实记载了明代晋南水利民生百态，尽显河东薛氏家风、明代理学实践与古代乡村治理模式。

青碑镌乡约 古井续淳风

碑文最后一段，读来尤为动人：“虽然有初恒，贵于有终者，心每患于难继，自此以往也，其必无分尔我，井之圯者时修，途者时浚，汲引相让而无争乎，使乡族之和睦。”

意为，一件善事开端容易，坚持才最可贵，人总担心善举难以延续。从今以后，希望大家不分你我，井坏及时修缮，井淤及时疏浚，取水相让不相争，守望相助，乡邻和睦，方不辜负先辈凿井立碑之心。

一口公井，由此成了教化乡民、维系和谐的实物载体。“族人之名字，俱图寓于左”，碑侧刻录的族人姓名，既是共襄公益的见证，也是世代管护水井、共担责任的承诺。立碑不只为纪念凿井先贤，更为立下一份世代相守的乡约。小小井台，凝聚乡情；碑上名字，传承责任，让后人深知：井水清冽，并非一人之功，而是世代相守之果。

近500年风雨，井亭虽曾倾颓，甘泉依旧滋养村落。薛吉生老先生儿时饮水的记忆，是古井鲜活的延续；嵌于庙墙的《大明凿井记》，则彰显着古人惜水之心、守善之志。

昔日乡民凭人力凿井，倾全家之力、历数月之功，守世代之诺，开井济众、立碑明约，传仁爱和睦之风。

今立碑前，犹闻凿石、汲水、谦让之声。古井藏美德，证薛氏家风，亦映明代民生，彰显出国人全力以赴谋生计、坚守善意传初心的信念。